

苏联当代

● 北京师范大学苏联
联文学研究所 编

青年题材小说选

SULIANDANGDAI

QINGNIANTIGAI

YAOSHUXUAN

苏联当代 青年题材小说选

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 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苏联当代青年题材小说选

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 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通辽教育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16 1/4 印张2插页331,000字

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360册

统一书号：10091·811 定价：1.37元

前 言

我们选编的《苏联当代青年题材小说选》主要收集的是反映苏联当代青年生活及其精神道德面貌的短篇小说，共二十篇。从思想内容来看，其中有的揭露内心空虚、缺乏道德信念的青年（如《自画像》）；有的描写通过痛苦的代价，换取人生经验的少女（如《心力衰竭》）；有的谴责利欲薰心、不念父子之情的个人主义者（如《希望和依靠》）；有的讽刺缺乏高尚理想、崇尚西方时髦的姑娘（如《小娜塔莎》）；有的揭露和抨击自私自利、戕害年青一代人的教育工作者（如《六名优等生》）；还有暴露苏联的“社会主义法制和民主”的真相的法庭特写。同时也有歌颂在关键时刻表现出高尚情操的普通劳动者——汽车司机、大学生和年青医生（如《高超的司机》、《要降温，要下雪了！》、《为

了生命》)。编选时，我们也注意到不同的风格流派和艺术手法。其中有的严格遵循现实主义原则，也有的采用了“意识流”的写法，有的着意夸张讽刺，也有的潜心诙谐幽默，有的长于抒情叙事，又有的旨在阐发哲理。

我们希望通过这本选集能帮助读者认识苏联社会现实生活的某些侧面，对苏联当代青年的精神道德面貌和心理状态以及对苏联短篇小说创作的现状加深了解。

本选集由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选编。责任编辑是潘桂珍同志。钱育才同志是译文的主要校订者，沈江和范国恩同志参加了部分校订工作。

由于水平所限，本选集一定还存在不足之处，我们诚恳希望读者提出批评和指正。

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

1981年5月

目 录

1	第一次领工资	Ю·阿达莫夫
30	心力衰竭	A·阿列克辛
84	狼的生活	З·巴拉扬
106	受害者	A·鲍 林
121	二十分钟	A·瓦克斯别格
135	六名优等生	Б·瓦西里耶夫
152	值班	В·盖杰克
182	不象个当兵的	И·达维多夫
214	抢亲	Ф·伊斯康捷尔
251	不比别人差	В·卡尔波夫

264	家徒四壁	В·里金
277	小娜塔莎	О·米哈依洛夫
291	希望和依靠	Г·尼古拉耶夫
336	痴情	П·尼林
365	邂逅相逢	В·西斯涅夫
384	要降温, 要下雪了!	В·索洛乌欣
402	永恒的, 永恒的大海	А·特卡钦科
438	为了生命	И·沙米亚金
455	高超的司机	В·舒克申
484	自画像	Ю·雅可夫列夫

第一次领工资

■ IO·阿达莫夫

尤·阿达莫夫是苏联当代作家。作者在短篇小说《第一次领工资》中描写一个八年级学生瓦西卡迫于生计，不得不辍学去工厂当学徒工的故事。作者以朴素感人的笔触刻画了瓦西卡怎样在周围工人师傅的同情和关怀下，逐步适应了工厂的劳动环境，以及他第一次领到工资后，遵照母亲的嘱咐，从工资中拿钱请车间的工人们，和大家庆贺他加入工人阶级队伍的喜悦心情。从这里透露出苏联一些家境贫寒的青少年过早承担家庭重负的社会问题。

瓦西卡这孩子生着两只扇风耳，一对大大的蓝眼睛总是睁得圆圆的。他的头发浅黄而柔软，理成平头，显得他的脑袋又大又圆，像个圆球，这个圆球就象是架在狭窄、消瘦向上耸起的肩膀中间似的。再加上他的沉默寡言，瓦西卡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操心劳累而且办事认真的小大人。只有他那对蓝眼睛表露出他对待人，对待生活是温顺的、严肃的、而且是稍稍有些忧郁的。这对眼睛似乎另有自己的，不同于瓦西卡的生活，有自己的欢乐、忧伤和对事物的特殊看法。

是他的母亲把他领到电机车间来的。他母亲还很年轻，

皮肤白晰，穿一件灰羊羔皮领子的蓝斜纹布大衣，头上包着深色绒头巾。在她等待车间主任的时候，工人们都关切地打量她，只有车工德米特里没有转过身来。德米特里不和全班在一起干活儿，他正在自己的车床旁忙碌着。

这个妇女站在车间中央，不时地朝车工的宽阔后背望上一眼，看得出来，这副后背使她感到很尴尬。于是她微微一笑了一下，她不是对着某个人，而是对着整个车间的人笑了一下，好象是在对工人们表示歉意：看，你们的这位同志，表现得这样不懂礼貌，这完全是由于我这个毫不相干的外人。

这个妇女懂得，虽然她的为人也可能会比德米特里更好、更善良，但是她来这里是马上就要走掉的，而车工却要留在这里，她对他们更加需要、更为亲密。想到这些，她那没有露齿的、只在面颊上现出两个小酒窝的淡然一笑，好象是在说：“我明白，我是外人，车工是你们自己人。可是，无论如何他总该看到我在这些陌生人中间有多么困窘吧，可以稍微表示一下礼貌上的周到嘛！”

瓦西卡独自站在离母亲两步远的地方，手里拿着帽子。他仰着头在仔细看一张大布告，那上面列举了车间提出的第四季度社会主义竞赛的保证条件。看完之后，他陷入了沉思，好象在衡量自己能不能达到这些要求。

车间主任终于从办公室里出来了。他容光焕发，有一张象孩子似的圆脸。他走到瓦西卡的母亲跟前。她先莞尔一笑，便指着瓦西卡对她说起什么来了。车间主任也报以微笑，因为面对这双颊冻得绯红的年轻女人的笑容，他不能不有所表示。他低着头听她说话，偏着脑袋，尽量显得很严

肃。但是，他的表情却是兴致勃勃的，两眼闪闪发光，流露出内心的欢快。

“请到办公室里谈吧！”他说着，做了一个手势，象是要扶住女人的胳膊。

车间主任出现之后，瓦西卡的母亲觉得信心增强了：现在她的微笑不再面向全车间的人，而是只对着一个人了，这个人就站在她面前，彬彬有礼。她觉察到了他喜欢她。她感到自己眼前不再是一群模糊不清的面孔，而是一个讨人喜欢的青年男子的殷勤目光。一感到自己的青春和魅力，她就不再局促不安了。车间主任推开了办公室的门，她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步态变得那么从容、矫健，并没有一点做作。

车间主任为人不错，工人们都喜欢他，尊重他。他善良、温和，但也能坚持原则，特别是当他们车间的工人们受到欺侮的时候。这使得车间里建立起了一种团结信任和无拘无束的气氛。工人们敢于和车间主任争论，可以不同意他的意见。车间主任对工人也很随便，对老头们称呼“你”，他们也不生气。可是，刚才他朝初次见面的这个女人一笑，还想去扶她的胳膊，这一切不知为什么却使得工人们感到厌恶。虽然在他的笑容和姿势里没有任何不自然和虚伪的东西，但工人们却突然意识到这不是他们的车间主任和一个来访妇女在谈工作，而是一对青年男女在说话，而且双方都为此而高兴。工人们忽然明白了：车间主任也可能有他个人的、与车间工作以及他们大家都毫不相干的某些需要和愿望。这一点引起了工人們的戒心。他们和他在一起工作相当长时间了，可以说是深知其人，但却从来没有见到他的表情这么兴奋

过。

“瞧，领进去了……”一个又高又瘦的青年工人说，一边把香烟从嘴角的这一边移到了另一边。

“那又有什么？”班长为车间主任打抱不平，并低声补充了一句，“别说了，给小家伙听见不好。”班长走到瓦西卡面前，蹲下来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瓦西卡。”

“你来干什么？是想工作吗？”

“是想工作。可我妈妈担心这里不要我。”

“这回就会要的，”车工德米特里在车床旁边瓮声瓮气地自言自语说：“会说服他的……”

瓦西卡没有什么反映，但他的大脑袋在肩膀里缩得更深了，只是从他那紧张的、一动不动的背影上可以觉察到他是听见了这些话的。

班长从他那浓密的灰白眉毛下面抬起眼皮朝车工狠狠地瞪了一眼。

“行啊，”他答应说，“你就工作吧。”

不一会儿瓦西卡的母亲和车间主任从办公室里出来了。车间主任走到孩子跟前，一只手扶着他的肩膀说：

“就这样吧。你往后就在我们这里工作了。……想学车工吗？”他用下巴朝德米特里那边指了一下。

瓦西卡那圆圆的蓝眼睛先看了看车间主任，又朝心满意足的妈妈看了看，淡漠地说了声：

“好吧。”

“你就跟他学车工。”车间主任又说，“他是个优秀车

工，会教会你的。明白吗？”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

“我不是说过吗，这孩子可严肃啦！”母亲笑起来了。但瓦西卡觉得这里没什么可笑的，他母亲根本也没想笑，无非是为了避开车间主任的目光，她才这样摸着他的头说他。

这使瓦西卡感到难堪，他避开母亲的眼睛，抬眼去看车间主任。他们互相凝视了有一秒钟，然后车间主任朝他眨了眨眼睛：

“不错嘛！老弟！”

这话没有什么含意，可是他的眼睛却说出了某种只有他们两人才明白的意思。瓦西卡不由地觉得他和这个陌生男人之间开始有了某种特别的关系。

然后车间主任又对他母亲说：

“这孩子我们算收下了。我给干部科写的条子已经给您了。您就去干部科一趟吧，小家伙就让他在这里磨炼磨炼。我事先已经给他们打过招呼了。”他轻轻地握了一下女人伸出的手。“再见！”

车间主任回忆起前天有位朋友打电话给他，请求他接受一个男孩子来厂当学徒的情形。“孩子刚念完八年级，”那个朋友说，“你别看他个子小，可挺机灵。你就收下他吧。”

“让他去上职业技术学校吧。我这里又不是幼儿园。”车间主任无精打彩地说，他是不同意的。那个朋友花了很长时间向他解释孩子母亲的处境，说让儿子去工厂实在是不得已。这些话车间主任都没有认真听。其实他是完全可以吸收这孩子到车间来当学徒工的，他之所以还不同意多半是装装样子，

为的是避免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他同意吸收这个孩子是因为那个朋友曾玩笑似地提到孩子母亲是个年轻貌美的寡妇。最后他还是同意了。但自己也感到奇怪的是，两天以来他确实是在等待着这个不相识的年轻女人的到来。

可是现在，他已经不明白为什么仅仅几分钟之前会对这个女人如此感兴趣了。临别的时候他又扫了一眼她那领子磨掉了毛的、袖肘处磨得发亮的旧大衣，还有她那双露在袖外的红红的大手。再想到朋友讲过的这位妇女的艰难而孤单的生活，便觉得有一种令人不快的怜悯之情油然而生，不由地皱了一下眉头。

“那么，我走了。”母亲对瓦西卡说，又抚摸了一下儿子的头。

“你走吧。”瓦西卡点了点头，没等母亲走出车间就朝更衣室走去了。

他感到母亲好象做了什么错事；也许她本来不应该到车间主任办公室去的。他并不明白母亲到底什么地方不对，可是他立即觉察到工人们对她的态度变了，而且他毫不迟疑地、本能地承认工人们是对的，是母亲不对。车工讲的那些粗鲁话只是更加肯定了他的判断。瓦西卡并不理解那些话的含意，但却感觉到这个宽肩膀的大个子青年车工是在暗示某种不好的事。瓦西卡心里颤抖了一下，他更加萎缩了，象是当头挨了一棒。

瓦西卡认为母亲懦弱，无依无靠，尤其是在母亲努力装出一副高兴的样子时，他这种感觉越发强烈。瓦西卡总认为母亲不善于同别人谈话，总担心她会说不恰当的话，做出

不妥当的事，招致别人议论。他只希望和母亲两个人一起生活，身旁不再有别的人，但他也明白，这是绝对办不到的。

瓦西卡的父亲是在建筑工地上牺牲的……。父亲突然死亡之后，母亲好象马上就变了，变得消沉而畏缩，孩子甚至觉得她连走路也十分小心起来，怕绊住，怕摔倒。瓦西卡已经习惯于对母亲唠叨了，他数落着自己认为母亲做得不对的事，他认真地以为自己在领导着母亲，而母亲如果失去他的领导就会象个小姑娘似的更加无依无靠了。

在更衣室里，瓦西卡把大衣和帽子挂在衣架上，就在一大箱子长筒靴中间翻腾起来，想找一双尺码小点的。他抽出一双看来合适的破靴子，坐在长凳上，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副干的白包脚布，敏捷地裹在那双瘦小的脚上，然后把脚伸进靴子里，在更衣室里若有所思地走了几步，检查包脚布磨不磨脚。他知道，如果包得不好，很快就会把脚磨出血泡来。他摇摇头，脱下上衣。为了不弄脏，他把上衣里子翻过来挂在大衣旁边。

班长看到了瓦西卡这不慌不忙、有条不紊的动作，看出这已是他的习惯，而不是一时要强，便自言自语地说：“真是会当家的孩子。”不知为什么，说完以后还叹了口气。

瓦西卡还找到了一件连衫裤，是背上沾了块白油漆的。他两手提着它翻过来倒过去地看，检查口袋破了没有，然后穿好靴子，用一段旧电线系在腰上，就回到车间去了。

他走到德米特里跟前，满以为自己的工作地点就在车工旁边呢。车工停下车床，用棉丝头擦了擦那双油污的大手，从上到下把这个默不作声的孩子打量了一番，很快地问道：

“你看什么，小家伙！你连摇把还够不着呢！去吧……用棉丝头擦车床吧！”他挥了挥手，表示瓦西卡作为一个学徒工的任务就是这些了。

午饭后工人们在更衣室里围住瓦西卡。

“为什么这么点年纪就让你来工作？”老电工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就象看着一头怪物似的看着瓦西卡问道。

“嘴小也要吃饭呀！”瓦西卡严肃地回答说，同时打开了用报纸包的午饭。

“这倒是真的。”安德烈·谢苗诺维奇表示同意，他摘下油渍斑斑的帽子，摸了一下秃顶，重复道：“是这样……”

工人们在小家伙周围默默地坐下来，望着他。他们似乎在孩子面前隐约地感到某种内疚：是啊，这样一个瘦小的孩子竟然出现在他们中间了。

“唉！这就当了工人了！……”班长叹了一口气，用他那粗糙的手摸瓦西卡的头。“看这一头浅黄色的头发……”

瓦西卡已经习惯了班里的生活。暂时还没让他学车工技术，德米特里对他开车床还不放心。但是小家伙在车间里却干了大量人们所需要的工作：他帮助大家干活，打扫工作台，扫地，整理工具。

他已经参加工会和共青团的会议。每次都是远远地坐在角落里，躲在人们背后，好象怕别人看见会说他：“你在这里干什么？”

乍一看他什么活儿也没干，因为他什么也不生产。他不是以具体的产品，而是以他那细小、象空气一样难以觉察的

劳动为大家所需要。少了他的劳动，就象少了空气一样，大家就什么也干不成了。看见他那在车间忙来忙去的小身影，工人们深深地感动了，每个人脸上都露出了相同的微笑。

每到快下班的时候，工人们都很疲倦，有时也会朝着瓦西卡嚷嚷几句。他并不委屈，因为他感到使工人们发脾气的不是恶意，而是疲劳。

有一天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和一个年轻的安装工当着瓦西卡的面吵起架来。那小伙子是工会小组长，他坚持说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原先有两个月没交会费。

“你说我该怎么办，自己掏腰包给你补上吗!?”他问道：“我可没那么多钱替你们大家补!”

“那和我有什么关系?”老头尽量平静地说：“你这毛孩子还没有出世的时候，我就交过这些会费了，从来没人问过……可现在，你倒好！不，朋友，你收过钱了。你拿单据给我看，我就签字，不然我怎么知道呢？也许，你把钱拿去喝酒了吧？”

“我拿去喝酒!我喝酒了?……你这老头子是不是该退休了?!”

他们吵了很久。瓦西卡听着觉得很奇怪，他们彼此恶语相加，但说的都不是真心话，因为小伙子和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本来是好朋友，也喜欢在一起干活。瓦西卡看得出来，他们并不愿意吵架，但他不懂，是什么东西迫使他们互相讲些令人难堪的话的。争吵时而平息，时而重新激烈起来，两人站在更衣室里，面对面恶狠狠地瞪着眼，直到突然发现瓦西卡惊奇的目光，双方这才低下头，迅速换好衣服，互不理睬，出门去了。

第二天小伙子对安德烈·谢苗诺维奇道了歉。

“没什么……”老头子那红里透青的、象鞋一样的扁平鼻子呼哧呼哧吸着气说，“我们再吵架，也还会再讲和的，有什么好吵的呢？不过，叫这小家伙听到我们俩骂街，实在不怎么好……”

瓦西卡发现，工人们有些地方也象是大孩子，所以他也就不知不觉地习惯于用对母亲唠叨的口吻对工人们说话了。

“……搞得这么脏，见鬼！”他一边用刷子打扫工作台，一边嘟囔着，“谁来打扫？又是瓦西卡？”或者，一边收拾横七竖八的工具，一边小声抱怨着：“看，到处乱扔！反正瓦西卡会收拾的！”

有时候也会有某个工人坐到他的身旁来，把沉重的胳膊往他那消瘦的肩膀上一放，请他吃糖。在这种时候，瓦西卡就又暂时成为一个小孩儿了，他羞涩地笑着，剥开糖纸，把糖整个地塞进嘴里。但是，立刻会象忽然想起什么似的，一本正经地说：

“是你吧，在铁砧子那儿刨了一大堆东西？你等着吧，车间主任看见——有你受的！”

“得了，瓦西卡，别说了，我马上去收拾。”

“我已经收拾了，”孩子气鼓鼓地说：“用不着担心！”

“……你这股子正经劲儿象谁呀？”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有一次问他：“你还是个孩子呀，正是该玩的时候……”

“象我爸爸！”瓦西卡说。

“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我没有爸爸了，”孩子说，“我和妈妈一起过。”